

I267/209

蓝天下的思索

张秀枫 邢文国 刘成信 著



责任编辑 吴井田

蓝 天 下 的 思 索

张秀枫 邢文国 刘成信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日报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5插页185,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206—00201—3/I·50

定价: 1.95元

东风正怨依

——序《蓝天下的思索》

谷长春

我说过“幽怨老调不总弹”。前一个时期，关于杂文创作的理论文章，多有杂文历史命运的回顾。几十年来的曲折起伏，杂文这“不祥之物”曾断送了多少人的前程，累及过多少人的身家性命，为清除极左影响，进行“反思”是必要的。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是第十个年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杂文创作也已步入坦途。不仅各个报刊都为杂文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吉林人民出版社继去年末出版了上官缨等八位同志的《弄潮集》之后，现在又出版张秀枫等三位同志的《蓝天下的思索》。这可看作是步入坦途的标志之一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受命于时代，要为发展和繁荣杂文而努力，要常想，我们的杂文是否愧对了改革的大潮和人民的期望？作为跻身于杂文作者行列的我，乐于品味郑板桥的两句词：“雪消春又到，春到人已老。且莫怨东风，东风正怨依。”

读这本集子，使人兴奋。它同《弄潮集》一起，反映近几年我省杂文创作欣欣向荣的景象。就其内容来说，博纳广收，重点在于匡正时弊，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把神经的触须探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伴着民族新觉醒的风雷，对有违于四项基本原则、阻碍改革开放的各种旧思想、旧观念以及落后、愚昧、腐败的现象，给予无情地揭露、贬抑和挹

伐。火在，总要作光明的翔舞。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其形式来说，文无定法，纵横捭阖，古往今来，旁征博引，谈天说地，嘻讯笑喻，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有的直取事物的本质，使人窥见其齟齬，有的折射事物的神理，教人咀嚼其滋味，笔触流畅，娓娓而谈，寓思想性于知识性和可读性之中。

集中虽不能篇篇都好，却不乏精品。如张秀枫同志的《“王夫人”的幽灵》、刘成信同志的《且说“泼污”癖》、邢文国同志的《“势利人”与“势利眼”》等篇，确有浓郁醇厚的“杂文味”。这本集子，是我省杂文创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逐步提高的缩影。

不必如古人那样把写文章夸张为“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不过，绝不可轻看它的意义。为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就必须造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而杂文就象舆论交响乐队中的一个小小的、却不可缺少的乐件。如本集中《雄大王风》一文所说：“三中全会以来，社会风气不断好转，但光明与阴影、鲜花与毒菌总是相生而相随的。党风、民风自有其深远淳厚正者存焉，亦有各种邪气歪风等不正者相扰。”而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杂文，对于扶正祛邪、革故鼎新、匡风辩俗是来得最快当、最有战斗力的文体。如此看来，提倡杂文，努力提高杂文创作质量，就很重要了。

当前的杂文创作，主要是题材狭、开掘浅、魅力差。杂文姓“杂”，要广泛地干预生活。要抓大题材，着力针砭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拉关系开后门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涉猎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各种社会问题。同一类

题材，作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开掘，见仁见智，不要“撞车”给人以“古调重弹”之感。杂文要有睿智，如登山，一席话把人引上峰巅，豁然开朗，如掘井，层层深入，排疑解难，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不可拖泥带水。杂文要有“文”。不少的杂文，思想不谓不尖锐，语言不谓不流畅，然而却“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缺乏艺术的魅力。有于志杂文创作的同志果能在这几方面共勉，向追求“精粹”的境界努力，杂文将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

目 录

张秀枫40篇

她的名字雅玛哈.....	1
论“赶时髦”.....	4
寻找“男子汉”.....	6
聪明与糊涂.....	9
“网”之初探.....	12
当文豪的“秘诀”.....	15
论“牢骚”.....	17
“夫人”问题.....	20
嘈嘈切切错杂弹.....	23
想起了“伊索指路”.....	25
雄大王风.....	27
“王夫人”的幽灵.....	30
说“枕”.....	33
说真话.....	36
切不断的河.....	38
“五老峰”该倒掉.....	41
“新”的呼唤.....	43

文学通俗与庸俗·····	46
少做作，勿卖弄·····	48
关于信的信·····	50
从“自我”的小天地里走出来·····	53
作家要讲文德·····	54
文学与“我”·····	56
假如她不是奶奶·····	58
人生的航船·····	60
生活的节奏·····	62
失败、发奋及其他·····	64
“第三局”·····	66
端正话风·····	68
欲速则不达·····	69
引咎自责及其他·····	71
话说“君子之风”·····	72
店幌、划拳及其他·····	74
多出现些乔光朴·····	76
别具一格的谢幕·····	78
还是一一听之好·····	80
文坛上的情网·····	82
枫叶赞·····	84
“花法”杂议·····	86
现代意识与形象思维·····	88

邢文国40篇

人情的身价·····	97
------------	----

青蛙、蟾蜍及其它.....	99
兔子不吃窝边草.....	101
说“年资老”.....	103
“陶母退鱼”的启示.....	105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06
何以请王熙凤当诗社“监社御史”.....	107
“官车”的发展速度.....	109
一窝亲.....	111
赛马比相马好.....	113
“婴儿早产”与“消费早熟”.....	115
小析“更新观念”.....	117
说说李离自刑.....	119
“银牌”与学历.....	120
商业改革的“警钟”.....	122
“势利人”与“势利眼”.....	124
平庸之作何其多.....	126
真言与假话.....	129
反对势利眼.....	131
不要排斥娱乐性.....	132
比钱财更重要的.....	134
由林则徐发传牌说开去.....	136
我之“义”“利”观.....	137
不能用现代意识取代历史真实.....	139
时代呼唤李向南.....	141
职业道德上的是非之争.....	143

令人失望的《中国姑娘》	145
“包公”的形象演变	147
观众为何喜欢墨西哥电视剧	149
阿信魅力何在	151
不要顾此失彼	153
赏析红楼看历史	155
阿信经商之道	157
电视之忧可解	159
絮语“琼瑶热”	161
向《卞卡》学点什么	163
闲话撒尿镜头	165
小品也不错	167
研究一点现代派如何	169
杂文作家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	171

刘成信40篇

时来运转	173
从曹操的驴马之论说起	176
社会效果种种	178
轻歌漫舞之类	181
两起“罢官”事件	184
防患于未然与亡羊补牢	187
闻市长当上换房状元有感	189
如出一辙的改革者形象	191
“固执”也能当棍子	194
想起了鱼周询	196
官僚主义该当何罪	198

五天读四条报道·····	200
切莫撂下棍子打花子·····	203
给后代留下什么·····	206
杂文功能之我见·····	208
立此存照·····	210
危险的“短平快”·····	212
“家庭协议书”之外·····	214
话说势利眼·····	217
青春岂能“赔偿”·····	220
看手相及其它·····	223
自传、他传及过五关走麦城·····	225
文凭这个玩艺儿·····	228
市长何以被敲竹杠·····	231
且说泼污癖·····	234
说忌讳·····	236
爱情无价·····	239
金牌与金心·····	242
爱，有固定模式吗·····	245
自找烦恼与自我珍重·····	248
夜读偶记·····	251
唐僧的失误·····	254
为人择官之弊·····	256
书店为何无杂文之席·····	258
治一治小动作·····	260
浓化发明创造意识·····	262
亮亮作家“底细”岂不更好·····	264

她的名字雅玛哈

几年前就听说了这个故事，几年来一直也没能忘了它，对于我这个智商和记忆力都没什么可吹的人来说，的确有点怪以夫。说的是，有一位年轻女郎，情郎哥赠之以日产原装雅玛哈牌摩托车，于是招惹了不少艳羡的目光，女郎倒也颇为自得。不知怎的，从此人们不再称呼她的芳名而称之为雅玛哈，开始她还有点不自在，然而没过多久她便适应了。人问：“雅玛哈干啥去？”她笑嘻嘻地答曰：“跳舞去，要不要我带着你？”如果谁再称呼她真正的芳名，没准儿她会惊诧地问：“你喊谁？”

改革以来不少中青年走上领导岗位，这些人大都血气方刚、有才能、有个性、敢于独立思考并走自己的路，有一股子励精图治的锐气。在实际工作中他左突一下右冲一下，可是那堵无形的软绵绵的盘根错节的墙却固若金汤，丝毫也奈何不得。于是他们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坚持下去，其结果有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兼名裂。另有一些人则大彻大悟、茅塞顿开：“原来官不是这么个当法呀！”于是对各种各样的怪事也就熟视无睹并且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例如上任伊始他曾慷慨激昂地一再表示，要称呼他姓名而不要叫他某长，然而曾几何时，他便在某长某长不疲倦的甜腻腻的称呼声中舒舒服服地吐着烟圈画着圆圈了。

年轻女郎也好，中青年干部也好，以及活在盛产秦砖汉瓦和出土文物土地上的其他人也好，他们的面前几乎都站着一个巨大的幽灵：习惯势力。习惯势力可以不把人当做人而当做雅玛哈或者某长。这股子闷劲儿和韧劲儿真是小覷不得。

习惯势力为何物？这得对生活特别是对历史进行较为深层的凝视，才能琢磨点意思出来。我们古老的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有值得骄傲的灿烂的精华，也不乏悠转不尽的顽固的沉淀物。习惯势力包括它的至爱亲朋例如盲目性、惰性、麻木性、随遇而安的适应性等等思维模式和文化意识，都属于代代相传、不断强化又不断僵化的封建意识。即使是英雄人物也很难超越这种“国粹”的制约。岳飞是智勇双全的公认的民族英雄，为抗击异族侵略者、“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而血溅沙场，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当他节节胜利之时，惑于谗言的皇帝老子赵构却下了个“十二道金牌”。于是岳飞忍痛丢下骁勇的岳家军和半壁山河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朝天阙”尽忠受死去了。忠君第一，爱国第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就是岳飞的世界观，也是封建社会一切英雄人物悲剧的根源之一。农民起义的英雄又如何呢？在他们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中是要和“君”血战到底的，然而一旦胜利了，他们自己就要当“君”，就要重新组织一个和刚刚被他们推翻的封建王朝毫无二致的国家机器，所不同的是字号稍做变化而已。如果他们不这样，他们就会失败。历史在跑了短暂的一段路之后仍然回到了大轮回的旧辙，很难再前进一步了。并非我们今天在说古人的风凉话，而是要说明封建意识的强大。在它的规范下，一切只能是有例可循、逆来顺

受、循规蹈矩，只能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老路上奔波，离开了这条习惯了的“老路”，就要头破血流、死无葬身之地，甚至满门抄斩、祸及九族。这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性格中的许多致命的弱点。带着沉重的历史沉积物是很难走路的。更何况这些痼疾又以“勒”这个劳什子顽固地保持下去，于是乎我们也就只能在“习惯”了的空气中徘徊、停滞。

“文革”当中，大有连根拔起封建文化的气势，实际上连根拔起的只是“文化”，封建意识却在甚嚣尘上的极左思潮中恶性膨胀起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必须“刀上敢上，火海敢闯”。不要独立思考，不把人当做人，只要盲目和服从，这不是十足的封建意识吗？把自己姓名忘却而笑嘻嘻地甘为雅玛哈的女郎和变得“聪明”起来的干部，其实都是长长的有头而无尾的封建意识链条上的两个小环儿。

为振兴中华，为实现改革和四化，我们必须放下封建意识这个因袭的重担。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精辟地分析了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并强调指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改革，首先要进行思想意识领域里的弃旧寻新，坚决地冲破因循相陈的盲目性、惰性等等落满了历史灰尘的习惯势力的罗网。现代人的心理特征是永远无法安静，哪怕它需要痛苦作为代价。这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契机。痛苦是进步的根。如此这般，年轻女郎在人们称呼她雅玛哈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再如饮醇酒般的浑浑然了，而会高高地挺起胸脯告诉你：不，我不是雅玛哈，我是人。

论“赶时髦”

“时髦”原是个好词儿。“髦者，俊也”，“士中之俊，犹毛中之髦”，有身份人里边的英俊之士，犹如毛中之漂亮者。《后汉书·顺帝纪赞》还用这个词儿来赞美皇帝老子的仁政呢，“孝顺祁立，时髦允集。”可见它的褒性是没说的。赶一赶这个“时髦”，如果理解为积极地见贤思齐、努力上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执己见，那有什么不好呢？简直可以设一个“赶时髦奖”以资鼓励焉。

时间是个怪东西，不知怎的，一来二去，“时髦”却变成了贬义词。如果谁说你是个赶时髦分子，假若没人拿牛耳尖刀逼着，你大概是不会请他喝酒的。细一想来，“时间”也是无辜的，却原来人越活越精了，因而使原来挺不错的事儿拧了劲、走了样，连沧海也能变成桑田呢。

文坛上的赶时髦差不多可领天下先。“高大全”时兴之时，有些人趋之若鹜，热心于泥塑的巨人，涂脂抹粉唯恐不及，笔下之人物使喜马拉雅山都相形见绌，头上的光圈足以把读者的眼睛晃成老花眼。“伤痕小说”流行之时，他笔锋轻轻一掉，满纸辛酸泪，任你铁石心肠也得叫你柔肠寸断、珠泪涟涟。前一阵子不是“性文学”吃香吗？这正中洒家下怀，你写海边浴场的酥胸和玉腿，我就绘席梦思上的云绸雨缪，反正就是那点事，这个时髦是赶定了，不拿金牌也得夺

银牌。至于比胆大、比手快、抢主题、闯禁区、打擦边球，更是热闹非凡、令人咋舌。或曰：“辛辛苦苦地赶来赶去，何苦呢？”答曰：“苦虽苦矣，然苦中有甜，苦后是甜，这都不懂，可真够老外的。就凭你这一问，你这一辈子就非砸不可。”是啊，“高大全”整明白了，没准儿能捞个一官半职；“伤痕小说”写出个绝活来，那令人瞩目的大奖，还能跑了吗？至于“性文学”更是奥妙无穷，写得越露越刺激就越抢手，稿酬也就越丰，何乐而不为。由此观之，“赶时髦”这个劳什子是由趋名求利所造成的。诱于名利，势必趋时附势，随俗钻营，而放弃自己的追求，而折断自己的主心骨。名与利是赶时髦的原动力和加速器。

文坛上的赶时髦若此，政界、商界以及其他五行八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里恕不一一冒犯。

创作是个严肃的事情，要有埋头苦干、甘于寂寞的好精神。“赶时髦”的东西是短寿的，因为它不是创造而是重复。历史上那些闪光的名字都是不为宠幸而喜亦不为冷落而悲、安贫守志的辛勤劳动者；屈原、司马迁、曹雪芹、蒲松龄……他们没有在尘土飞扬的赶时髦的路上疲于奔命，而是严肃地做人、认真地做文并独立地创造。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正是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他们才获得了天下无人能“与之争”的成绩。这话有点辩证法的味道，值得“赶时髦”者三思。我们早已从“超英赶美”、几年内建成“十个大庆”之类的空中楼阁回到了坚实的大地。在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应该扎扎实实地干点实事。话还得说回来，如果恢复了“时髦”原始的意思，为这个千年沉冤平了反，那么赶一赶“时髦”，也是未尝不可的。

寻找“男子汉”

老实说，对于何谓漂亮的男子，我是不大敢妄加评论的。这是因为，不但我本人从来和漂亮这个意思不沾边儿，而且还是个半拉残废（身高不足1.75米），心里嘀咕着如果说三道四会惹人说我是嫉妒狂。前些年，风流潇洒的奶油小生吃香走红，特别是银荧二坛上那些标标溜直儿却又忸怩作态的“小白脸”们更是人们倾慕的对象，然而我却总感到有点儿“那个”，看了之后晚饭大抵食欲不振。近年来，人们的审美世界似乎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奶油小生们有点黯然神销而另一种类型的男子，东洋如高苍健，西洋如阿兰·德龙，国内如杨在葆等硬汉形象一时间独领风骚，不唯妙龄女郎美目盼兮，即是男性青年亦心向往之。“他们是男子汉”便是这一变化的奥秘之所在。而所谓“男子汉”渐渐地又形成了另一种“模式”。似乎只要是身材硕大、线条奋劲、钢眉豹目，一举手一投足都表现出神秘、深沉而痛苦的风度，仿佛全世界都欠他的债，说话或写文章必得有几个国骂“他妈的”之类，便可以成为响当当的“男子汉”了。似乎越是反文明反礼貌，越是粗犷、粗野甚至粗俗，就越可摘得“男子汉”的桂冠。遗憾的是，无论是在艺术的视觉上还是在生活的大千世界里，目睹了这样的“男子汉”，最通常的感觉是起一身鸡皮疙瘩。

那么，让我借用一下时下流行的文学作品里时髦的语式：哦，啊，噢，“男子汉”，你在哪里？

冬夜寂寥，翻翻闲书，重温了曹阿瞒挺有意思的一段轶事。曹操长得不怎么体面但有自知之明，会见外交代表时，他命属下一位长得高大硕健的崔琰做了替身，不料匈奴的外交代表一眼就看出了站在崔琰后边的那个矮个子气宇轩昂，是个大英雄。把戏被人看穿，老曹老大不高兴，下令杀了这位外交官。曹操到底是个英雄还是个奸雄，尽可由历史学家或其他什么“家”去褒去贬，反正曹丞相已经作古，既不会给褒者以奖掖，亦不会给贬者小鞋穿。然而，如果说曹操是个人物，是个男子汉，恐怕不会有什么争论吧。老曹大抵属于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存在反差那种类型的，这是常有的事儿。内在的气质往往可以征服外在形象，外在的形象对于内在的气质却常常无能为力。那位屈死的匈奴外交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慧眼识英豪，真该给他发一枚“伯乐”勋章。

《三国演义》上还有一位名叫蔡邕的人物，董卓被杀后，他竟敢昌天下之大匙伏尸大哭，那结果是要被刖脚刺字的，最后终于被王允下令勒死。蔡邕这一哭在政治上应该如何打分姑且不论，董卓死后他不忙着划清界限，不忙着向新贵们表忠心，而是在应该哭的人不敢哭的时候公然失声恸哭，在那个年头确乎是难能可贵，在今天亦不可多得。鲁迅先生曾感叹中国“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话说得颇为深刻，虽然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深刻的片面”，然而“深刻的片面”不知比“浮浅”的全面要高明多少筹。就凭这，不管蔡邕长得如何，我都要在“男子汉”的名字里为他画一个圈的。